

夫人息於九原之下已一年餘矣。而今余始言之。未免恨晚。當夫人生存之日。彼權貴輩豪華客。誠心敬服事夫人如一位女主。然今余苟欲將此事特與彼等少數磊落人語。又恐亦晚矣。

雖然。余欲記取夫人之形影及品格。少留爲紀念。庶幾人雖云亡。而亦不至於愈日愈忘者。今余輯成此書。縱無何等價值。足令世人注意。然而書籍之生命亦比人壽爲長。故余欲留其可紀念者於此書中。使後世人知之耳。

夫人與余爲一雙疏遠的朋友。夫人嘗云。以余路斯自稱之生涯。不可不遠遊。而夫人則每於夏天歸碧水之別墅以避暑。冬天則要往非洲冀得暑氣以醫病痛。故兩人或能相遇於巴黎城。亦只在彼此將別中間之三數日耳。

雖然。余與夫人書信往來則殆遍於世界。余嘗將每處每人思想以贈與夫人。余每有心煩慮亂之時。則夫人以最適當之辭語爲余慰藉。余甚珍重而聽從之。今夫人逝矣。余對於夫人之事。恐不能擇其最適當之語以贊稱夫人者。

夫人之邸宅在巴黎城杉衣里。椰街。Champs Elysées 其本屋突出於拉禮寧 La Reine 街及工藝部之角。望如船首然。余之得晤夫人正常晤於此。今日之思夫人亦正思在此。此邸宅之樓下有一客廳。爲橢形。其中排列許多草木。高與藩籬齊。以遮蔽日光射入。夫人坐臥其間。不啻一位女神坐在寶座上。其初入戶之時。已見風趣彌漫。覺有東洋的氣味。及開門由外望入深深的客室。簾幔半捲之下。兩邊陳設夫人所有的珍奇寶物。則見夫人黃褐色的頭髮。舉首試望其來者爲何人。及既認知其爲何人。則又側身而坐。以美婉唇舌笑而迎接。苟其人爲無情客。則見其笑爲清婉可愛。人爲有情客。則見其笑爲恬淡清雅而有不可名狀者。



察及夫人之形容。誠無何等筆力。可以描寫一二者。夫人有高雅絕妙的風態。如出天然。身材高而窈窕清秀。其舉止甚閑雅。蜂腰束帶。首頗微斜。其面小而麗。有一種清奇色白如臘。身爲二豎所擾。時常皺眉。則又愈見其面色清騷而可愛。夫人之面貌誠獨一無二。無有何人似之者。其兩眼如燈光。人嘗稱婦女之眼比之燈光。多不確當。然論夫人之眼。則誠然。夫人之目爲青褐色。然亦時常變換如海水色。然蓋隨時之感觸而然。有時張大其眼。則如欲透看人的心胆。其不情及失意之時。則又現出如鉄的目色。又有時則婉妙溫和。其欲發戲言之時。則又如微笑如快樂。夫人之戲言亦清雅俊穎。想亦無幾人能善戲言如夫人者。然夫人每當倦怠之時。則其目色又十分冷淡。故人多以爲慢世之眼而畏之。

某翰林爲夫人之友。嘗言云。余請將形容詞四語描出夫人之真容。曰高尙。艷麗。冷淡。聰明。從表面觀之。似真如是。夫人平日所懷抱之理想甚高。頗曾經歷世故。只見其失志。故不覺生厭世之心。甚至人有對己稱頌亦厭之。而以冷淡態度呵護其高尙之心。然此不過外面之觀耳。如欲寫得真夫人。請增以四語。曰正直。肝膽。風雅。高尙。

夫人之誠實正直。爲世間婦女之所希有。彼世人之兒女常情。簪小計畫。及其睚眦行爲。妬忌作用。夫人并不曾有。似高出於彼輩之上。其所與交者。必是真正的朋友。夫人之直情常於徑率無心時流露。其對友人有時出嚴峻的口氣。蓋亦注意於勸戒。使不至於迷途耳。

至其肝膽則直與大丈夫無異。雖死期已至。朝不保夕。而亦強自支持。直與彼孽豎一步一抵抗。不曾嘆怨。其笑臉亦未常有少變。其肝膽有如此。夫人曾寄信與余云。一天下間之最無益無理者無



有甚於畏者。一甚至常日所有之紛擾。眷戀。夫人亦以此肝胆之心而對付之。一至於夫人之真風雅。一言一語一舉一動。以至周圍所有之物件。無不顯露其然者。

凡世界內何種形色而美者。夫人便有賞鑑之心。故甚愛風流優美的趣致。有一日語及某名家的閨秀家道墮落。夫人云需要之物可以缺。禮儀之繁可以省。獨此風流掃盡。誠爲彼婦之所難。觀此一言足以見夫人之愛風流矣。

夫人所言之禮儀者。乃指社會郊祭之事。人多視之爲世上最關重之事。無復有加之者。夫人是一哲人。必不反對而不用此禮儀者。然其心中則甚輕視之。

世上所通行之理想。如所謂平等及進步云者。夫人甚低視之。而對於前世榮華歷史。則心甚崇重之。尊尙古代的舊跡俗傳及道教者。

夫人甚有智慧。常熱心欲盡知人類之智識。然後死。又有高雅之名。故能與當世學博才高者交遊。凡歐洲所印行的有名書。皆涉獵觀之。真是生長於當世高尚精神之潮流中。而一般婦女少有人能步及之者。夫人素知余有不喜讀書的性質。故何時有何奇書而欲強使余讀之者。則用心於每段以筆畫之。或摺其頁邊之一角。使余知其不可不讀。然後寄來與余。余賴有夫人之厚愛如此。故嘗只看書中之一段。而於全卷之約要自己曉然。夫人亦嘗作文。其所作甚有風情趣致。嗟乎。當余從事於遠方之時。夫人所與余之書。每一郵船來。余得接而閱之。其樂趣無限。夫人所言無論何事。亦甚有趣味。而詞義甚爲深沉高尚。每遇無聊之時。讀之欣快爲何如。或有時說笑話。而亦有精神有意味。而且出於直情者。



夫人曾試著埃及遊記登於兩世界雜誌內。又有別印出成冊。顏爲「開羅城之冬居」。當時余船方航行於海洋。不記在何處。有寄一信責夫人何以不寄此書來。夫人答云。此亦謙遜自然之一事。兄君乎。余俟兄君有問及然後敢寄。天乎使余著一烹飪書。則當欣然贈與兄君。然而語及東方的事。語及東方的事。而敢奉與兄君閱。敢呈與路斯先生閱。此事余誠不敢。

夫人於不用智腦之時。卽用兩手之力。嘗見夫人以兩清妙的手。收摺錦緞羅縐。金線銀線。及刺繡甚爲閑練。如仙掌然。而其所刺者。係當旅遊之時。已撮取開羅曼城之教會寺院。或其他有名地方者。頗皆已記入於手帳。夫人所刺之物甚爲可愛。人苟有問及。則夫人又似赧然不欲相示。視之爲尋常。且笑且言曰。余之前身或者是鄉村的一女子。有好動的性。故余之手指頗慣習之。以至今日。夫人之性好動如此。細觀之亦是勉強自強之道。使病身亦慣之。夫人嘗勤勞過度。余諫之曰。余萬請姊君宜歸鄉村休息。此間有暑氣有清風。足以遨遊。勿可復動手。勿可復讀書。勿可接應來賓。姊君若長住此。則不免於死也。夫人恬然嫣然而答曰。兄君乎。若妹不常日勞勞以爲消遣。則妹之死已久矣。言完。卽出坐於琴機之邊。彈奏一曲。甚爲清高騷雅。餘音裊裊。如歌如舞。

夫人之彈琴一如樂師。頗似夫人所贊服的流邊斯曲 *Rubinstein* 調。然而夫人琴調。又有一種特別的清趣。夫人彈了琴。則又見其愈倦。而聽之者則其趣致真無限也。

余嘗記千八百八十五年三月日。將下船往台灣。迎接古坡 *Cebu* 海軍大帥艦隊之時。余曾往晤夫人。余只注意往巴黎與夫人告別。夫人自冬初卽已病臥。與死亡之局相戰。其最慘痛寔始於此。夫人病臥已十有五月。光陰之長。以無雙的毅力。故意使有限之日月可以增長。而對與



親故則其面色愉快如常。

余趨入房中。見青青的帳幔中。夫人枕上黃褐色的頭髮。固粧飭如平日接客風樣。一切衣服粧飭亦然。似不欲公然自認其已爲病魔所擾。不過尋常懶倦而少息耳。在夫人之床左而跪者。有夫人之友某公爵夫人。斜倚其首而執夫人之手。其髮爲淡黃色。彼兩貴夫人之寫真。爲日已久。余猶見於目前。

夫人之臥房甚爲爽塏明媚。其布置甚簡而無有何種闇淡及病的死的色彩。只見許多草花及一種溫溫的和氣。不知從何處導來。窗戶適當禮寧街。冬天有太陽映射。

夫人告余與公爵夫人云。諸君談天。予則因醫者不許言語。故……諸君說得何好話。予當舉手示表號……

予臨別之頃。親吻夫人之手。不知此時予面形於色者何如。而夫人知予與夫人辭別心中之感想無限。注視公爵夫人又注視予。似欲問予等云。果如是耶。予已不可救耶。此老意料明年戰局已了。歸來則不復見予也。

夫人甚有肝胆。固知其病死。仍猶夢想曰。猶可延遲時日。因醫家常套慣用專門的巧語法。令病者可以安心。本毋足怪。夫人固自念云。此後三四年間。猶可以覩地面上的景物。猶有時候可以改修碧水的別墅。歸而避數天的夏暑。猶有重到埃及的機會。受日光的溫氣。以舒病痛。可以覩東方的沙漠的景色。

公爵夫人及予已辭出室外之時。公爵夫人對予云。君明年歸來。當不復見此姮娥。此姮娥二字。予久不能忘。以此語見之於文章。則似有不莊雅之處。不與情景相肖。然當此時出於閨閣少婦之口。則有絕品清騷之意。反更絕妙。

當時予想無復有何等說話。可以描寫彼絕代的佳人。當櫻病幾危。面清而淡。目大而弱。卷髮如雲。



路斯先生弔麗川夫人辭

五十

又其聲音細細沉沉。如琴聲乍停。而餘音裊裊。亦何異九原下之響。猶激而上也。想毋復用何字。可以與姁娥一語媲美也。

余觀中國之戰局。常自岌岌然。恐不能歸而重晤夫人也。夫人之信。予固常時接到。然比昔者頗短。夫人昔時之字。美而明白。而今則已變矣。最後認得一小片紙。用鉛筆寫。愈日愈難看。觀之可知其勉強而書。故愈觀之則愈痛心云。

及其整歸船。數週間浮沉於印度洋上。不復接得由法所惠來之信。於是愈念及夫人。則愈苦痛。及船抵勃槎。Parl Said之時。到法領事署。猶見夫人所惠的小信封。留在此。爲一最珍重的信。最慘痛的信。亦用鉛筆寫。卽是夫人所與我之最後的信。其詞云。

予之愛友乎。不日予將復見愛友也。此三日間予愈而復病。病而復愈。予之思想中常寄永別之詞。與愛友不知凡幾。予痛心甚矣。今余病已稍好。余不欲生。然猶望假我三數日。幸而愛友

復及時歸來。愛友之革靴中。安知不帶得許多康健。以與我者。或一種溫和的陽光。可以愈我之痛苦。不然亦惠我許多心中的恩愛。則予之感激爲何如。當櫻病慘痛之時。予之所希望者。唯此而已。予苦甚矣。兄君乎。此四月間余未嘗離床。予身之周圍之世局。似愈日愈縮云。

令慈計算日子。告予云。約於二月頃。兄君可以歸到。予之此書。不知兄君能及讀之否。余唯勉強始能寫此書。然余已弱甚矣。一八八五年書於巴黎。

予歸到法國。卽電達巴黎。二點鐘後得復電云。夫人猶在。又或可以稍愈。此爲醫者之所不及料。時予猶要在都魯。Toulon。一月。將余船解裝。因聞其好固稍安心。初不知所謂好者。乃最後之稍好者耳。一日予接得一信。係夫人囑其夫君寫而寄來者。內云。夫人忽見病增劇。醫者云。恐不能經過此一週間。一恐於明日亦不能經過者。於是余始電告夫人及其夫君云。余卽來時已晚上。巴黎的急



車亦已開了。要俟到明早而後能行。予閉門靜臥於室內。室爲客棧所有。予賃以暫居。自初歸至今。一切行李。仍未整頓收拾。此晚爲一最淒慘的夜。——何故近來予乃不直來。而遲遲以至今日如此。書中云。恐不能經過明日。余反覆熟讀。似時間故意延長。獨臥淒涼旅室。不啻夜間看守死屍者。翌日余到夫人宅。則知夫人未死。邸宅之表面。毫無改觀。當余未見面之時。意頗不自安。及見不覺叱異。蓋夫人之狀貌。毫不少變。當余去之前。已見夫人瘦削。不復有生人的形體。而衣服粧飭無異平日。周圍環以香花。雖至將死時。而文彩風流。依然尙在。對於死亡之事。如歡接一風流閨秀。不復有畏懼。此幾日而能未卽死者。均是藉補養之藥力耳。——藉此鴉片之精。以維持其生死。熟視則見其面已變爲青淡色。渙無精神。除兩眼外。則望之依然一死屍耳。及其將死而頗有神妙粧飭的風態如此。夫人兩眼精神甚奇。微露而婉媚。深沉望如神仙。非塵世之所及也。要之臥於此者。猶爲夫人。而身體已消磨。不復能動。不復有氣息。只能保存此精粹的卽是靈魂及智慧也。夫人告余曰。余多謝上帝。使余與愛友重有此次之晤面。兩人默然良久。余目顧周圍各物。如有熟視之意。蓋恐淚潛然下而強自抑也。室內的粧飭。未曾見有死的影響。近臥床上。伸手可及之處。有置漆木的牆板數個。其上排列許多小小紀念物。如寫真架。夫人最愛的珠寶。插紅花樽。一個愛讀的書數卷。及福音經。——其初猶說死生之理。夫人多譚語。如今生已了。而說來生之事也。室中甚清靜。其聲僅足以聽。雖不甚清楚。然頗亦婉妙。余坐而聽之。不知從何處來。似非塵世人間所語者。彼哲婦與余之最後語。其整暇如此。明晰如此。近我如此。而復遠我如此。如已到彼陰寂玄秘的境界。爲死後之世界者。此次說話令余心中感動不可名狀云。



夫人此時似欲使親愛之人避凄慘悲傷之苦。臨終之頃又現黽勉的態度。不欲露出痛苦於外面。余以夫人爲甚肝膽。過乎人力之所能。不若此時而少嗟嘆泣哭。令心中少舒之爲愈。然而夫人不願如此。以爲露出悲哀之態度爲膽小的人。故至死時而猶兢持如此。不啻用盡自己膽力以與死相戰。想亦失之太過也。

此時余欲表示其知夫人大膽之力。及欲夫人免此苦倦。余遂徐徐轉語及他常事。余此時與夫人如久別的朋友。僅得一晤。胸中襞積欲盡言之。而又欲再相別。一相別中之一人又將遠行。無何法可以知其消息者。夫人問余所欲行之事。將來所計畫之事。及語某某處之旅遊。某某人之信息。繼又嫣然一笑。無異於平生清雅的嘲諷。乃夫人平昔特別之風度。嘲諷而不涉刻薄。而又有慈悲博愛的。余固知夫人之爲人。臨終時決與人異。而大膽至此。亦可異也。余以爲可怕也。或者不敢復與夫人相近。然余心中固佩服敬畏彼一哲婦。身爲婦女而至將入冥陰的境地。時亦恬然泰然未常改色。故此敬服之心不覺又倍增也。

余請假得在巴黎數日與夫人永別。及余請歸。夫人語余云。明朝君宜再來。何時亦可。但朝比夕爲猶有望。若予未死猶可與君再見。夫人且言且以目視。予似於明朝亦未必保其生存者。其兩目似稍陰闇。有一種婉媚態度。而愁悶則不可名狀。予親執夫人之手而吻之。其滿腔愛情不可遏抑。如弟之愛其姊者。可憐哉。彼瘦削的手。許多寶麗的指環。且穿且脫。均不能適合。後日予再來。心甚不安。知此次爲最後的會晤。室中光樣依然。香花撲鼻。頗鎮靜如常。但只隔一夜而死的態樣。已見其促來。不復認知其爲夫人。亦已過衰弱了。常要注射。藉藥力以保之。其兩眼仍微露常常直視空中。有恍惚狀。輾轉不安。及多說謔語。噫。此時乃英雄與死戰而失敗之日也。悲哉。



其日早上。夫人已令侍婢剪去了髮。謂其熱不可堪。見予來。似有難爲情處。蓋以頭髮如此認爲乏了趣致。然予觀之。則見其頭戴白毛織的帽。蔽了短髮。宛如將死之天娘也。

否否。今日已不是夫人了。然夫人猶言。今夏將往某某處避暑。言今早迎接許多男女賓。所可異者。所述的男女賓。皆是已死也。予辭歸之際。猶約以春日重逢。如已決定不久。又相晤者。方予出

室外之時。回顧夫人之面。爲最後之相見。將出邸宅之先。又環視諸客室。此諸客室係爲予與夫人從來促膝談心之處。又熟視夫人所排設之物件。及熟視其邸宅爲從來一俠女的香魂來往之處。

而恍然猶有東方的氣味。予辭去了。夫人猶能黽勉未死者六日。有一朝。予在都魯接一電信。

云。厭世了。明日非歌魯報及各報均登載云。麗川夫人爲我巴黎京之第一風雅閨秀。已逝世。人多持報紙以示予。予讀之默然久之。似不知其爲麗川夫人之死。不久予親來弔夫人之墓。見

墓上猶插了許多鮮花。爲夫人之夫君所致弔者。予不能料想夫人光明的兩眼。已於黑地下合了。夫人與予熟而不能常晤。然其精神相感。此種神交。依然猶在。有時予似默念云。此事予將告與麗

川夫人知。此事予將質之麗川夫人之高見。又似猶待郵政局將有持夫人的書來者。而書面上予猶能見大而美的字畫爲夫人所書者。



## 文明論

(續前第七十三期)

四！然則各科學能使人類曉知萬物。能變化物質以爲之利用。誠有贊助於文明進步之途矣。初時人類猶未知利用物質。彼黑石之能生猛力與熱氣。金類之能製農器與兵械。肥料之有益於栽樹花草之可別香色。與夫礦質。熔鏡。光線。藥物之應用何如。都未之知也。然而積日愈久。賴有科學之發明。而人類能曉知物質。從此役使萬物。無不如意矣。



此卽爲文明之人也。若夫野蠻之人。則其居處終於野蠻而已。不知利用其眼前之地面。與眼前之草木。對於環境。茫然不知爲何物。因不能收取萬物以供自我之需要。卽如今日文明之世。猶有一部份之野蠻民族。未知完全利用物質之天然猛力。夫進化局面。譬如馳於千里之途。纔進一段。未知後段爲何若。卽如今日世人多用石炭與火油。安知將來炭礦與油礦。行將用盡。而我子我孫復知利用水潮之猛力以代替之乎。況今日復有無盡之寶藏。未經利用者。乃日光的熱氣之猛力也。吾知夫必有一日。人類行將講明其利用之方法矣。或者亦有一日。人類能曉透其種族貽傳之秘訣。而尋覓方法。使人種之強壯。精神智慧之敏捷。質而言之。卽爲改良人種。猶之乎人類之能改良花草。種與禽獸。種也。噫。此爲最高之目的。而將來文明之功業亦在是。欲達此等希望。想爲日猶遠。觀此足知今日之文明尙多缺憾也。予論及今日宇宙間尙有無數隱秘之猛力。行將有

待於後世科學家之所發明。雖然。世人難於預斷將來。並難於創擬其後人所創擬之事務。Volla之前。誰知有電池。Graham Bell之前。誰知有電話。Daguerre之前。誰知有炤影。Curie之前。誰知有光質。與夫Hertz與Marconi之前。又誰知有無線電。凡古來所發明製造之功業。都爲空前創建之功業。因是之故。使吾儕眼光不爲現狀所限制。則亦可遠燭而下一斷語曰。將來進化之境。必比於今日。爲最偉大也。雖然。人類常有畏怯根性。不敢越出於習慣之範圍。及日常之需要。使有人預想來世文明之功業。屬於物質上及精神上更較勝於今日。則世人又目爲幻夢妄想之人也。

五——雖然。僅收用物質與透曉事物。亦未足稱爲有優勝於野蠻民族也。夫以一社會。雖有材能的。電報火船。飛艇。鐵路機器廠。博物院林立於地面上。而此社會之人。淫惡強暴。仁義蕩滅。倫理都忘。



則亦不足以承當文明之徽號。予之爲斯言。非予套襲盧梭先生差誤之意見。而敢決斷曰。上古蠻民。雖不知演劇。不知美術。不知技藝。而於道德上則較勝今世文明之人也。然予亦敢進一語曰。凡智識上物質上最優美之社會。則正爲倫理上最衰落之社會。此寔於歷史上曾證見之者也。考人類之歷史。則於道德最大之進步者。惟創立裁判之制度是也。人類不可由自己判斷自己。於是乎有人代操審判權。而又有一個公理。高立於各人之私意上。以爲裁判之標表。此卽爲法律是也。以法律爲有猛力。以案座爲有炤律裁判之特權。此卽爲上古時代人類進步之第一事業。蓋真正文明者在能使社會中之各人。藉有法律以保護其性命財產。不被他人之侵犯也。

近者世界纔目擊一個慘毒之景象。彼歐州之極東。有一蠢民團。羣起而破壞法律。傾倒社會。日行劫殺之事。使萬民淪於塗炭之中。此是俄國之過激黨是也。雖然。彼輩雖有此等蠢動。而數月之後。亦不得不得定法律。設裁判所。試觀如今日之莫司科。雖爲亂黨之巢穴。然猶有立案座以判斷其殺人取財之罪。觀此。則足知世界無論何地。卽莫司科亦然。若不制定裁判。則決然無有文明之福也。然則欲考究文明之性格與野蠻相比較。則須考究其國之人。所曉解於家庭上社會上及國家上之義務。何若質而言之。則須講明一部倫理書是也。予安敢爲此等之考察。惟予請下一語曰。凡各文明社會所設立之法律。都爲正當的。然而法律雖善。而風俗不美。則何如。

文明之異於野蠻者。第一關於風俗也。人類勝奪物質。苟達到何等之光榮。猶以爲未足。試如將來有一日常行之火車。一點鐘可以達一百五十吉米。自巴黎至君士坦丁。二十點鐘可到。又衛生法之進步。可使一歲以下之兒。無有驚風之症。又文明美術科學十分發達。世界之各國。於每十年辰期中。皆產出大文豪大哲學之人物。又使法國自十歲以下之童男及童女。皆能深曉法文文



法。可以編輯有理趣之傳記。或可以解決幾何學難解之問題。果若是者。幾乎可以文明自命矣。然使同此物質進步之辰期中。而犯罪之人數。日以愈多。報館之受賂。日以愈衆。政界之流弊。日以愈甚。貪污殘暴之態。視爲當然。公平誠寔之心。目爲陳腐。如此則雖智識上物質上之進化。達到何等程度。想亦不足以取償其風化衰頹之弊也。

今吾儕又試假設一個社會。相反乎上叙學識進步而風化衰頹之社會。以反觀之。試如有某一國。國中之人民。皆爲凡庸的。科學無一人之發明。美術無一人之專治。志氣薄弱。眼光隘狹。不識字之人數。又日以愈增。然其國中無寇匪盜劫。無生出干名犯義之事故。家庭肅睦。鄉黨和順。犯罪與賄賂之數。日以減少焉。若此等之社會。吾儕謂之文明乎。抑可謂之野蠻乎。謂之進化乎。抑猶可謂之退化乎。夫屬於智識上之進化。與道德上之進化。兩者須平頭並進。而後可。雖道德上進化。原爲必要之根本。然智識與物質的進化之關係於社會。想亦不遜於道德也。夫道德固無一定。隨辰代而互異。每三十年復有一度之變換。子孫之世。常以祖父之世爲不滿意。後人之世。常以前人之世爲不滿意。前此之習尙放曠。則後此必反之。而習尙嚴密。前此之習尙拘謹。則後此必反之。而習尙儻不羈。吾常見夫一世或二世三世之辰間。道德之辰粧。常發生變化。若夫智識上學問上。則只有進而無退。凡既收穫之利。卽爲既貯存於人類腦庫中之公共產。試如近日有人乘飛機。一點鐘可行三百七十八吉米。此爲飛行敏速之絕點。使將來無人能發明增其速度。則飛行家亦當以此絕點爲終極。決無有退化而減少之者也。觀此。則人類之道德。漲落靡常。無有一定之準。吾儕未解夫他日吾之子。吾之孫。吾子孫之子孫。其庶幾乎不爲頹波所捲乎。雖然。無論彼輩之道德何如。吾亦確信彼輩必知應用電話飛機及 X 字之光線。



讀天南博記隨錄（續第七期）

〔讀者〕

△折檻廷諍之直臣。一不認收還進士科。一武惟斷。慕澤人黃甲武拔萃之子也。少極蒙暗。讀書日不記一字。年十七。未識字。欲改別業。夜夢神人從空而降。爲之剖心去其濁。既醒。腸猶覺痛。次早。卽備禮謝之。自此日漸開明。學業大進。豐中雙元。初昭祖康王爲太子辰。公居王門下。適有事。僕衆星散。公獨不舍追隨。迨至王居節制。進留屯討賊辰。公已解元。入侍帷幄。事之大小。王悉咨之。當辰謂之內相。後中弘詞科。優分。景治甲辰科會元。王賜之彩衣。待以不次。官至六部尙書。性剛直慷慨。遇事敢言。嘗慕九齡爲人。上金鑑錄。大要勸以正心敦俗。知人去佞。語甚切至。王嘉納之。每以王臣稱之。辰宮中有鬪鷄之戲。中官索良鷄上進。公適見問之。中官以寔答。公作色曰。昔潛邸辰。主上惟知有我。寧識君輩爲何人。今乃導上以戲樂。盡惑上心。卽立打其鷄。鷄應手而死。中官馳入具告。王默然。爲罷鬪鷄。陽德間有北使至。公爲伴接。與北使途中。賡和自珥河至殿門詩。凡二十首。應答如響。北使甚敬重之。至禮部設宴。北使當筵索酒。公應口吟云。飽吾以德眞佳味。何必江亭問酒杯。北使稱好。輒成禮而去。後差往高平公幹。以內官漢郡名居公上。公抗言謂忝備位尙書。每意王以南牙爲重。不意使黃門居其右。臣不敢奉詔。辰府僚咸在。都臺公道公之族弟也。亦執奏曰。此命若行。三都不敢秉筆。王怒。促黃門督促之。公道知上意不回。卽以頭擊柱。公勃然曰。王上殺諫臣。卽納還勅命。黃門以聞。王大怒曰。前斃良鷄。我猶含恨。今乃爾倔強耶。誰殺諫臣。而却如此說。其卽罷歸。公道以親黨亦罷。隨卽差往公家。追收勅命。其進士科字一道。公不肯納。曰。諸勅皆上所賜。謹當奉還。至如科字。乃才學做成。不敢併納。奉差官終不能屈而回。既歸田里。纔四月間。其子惟匡由庚戌科。



(文苑) 黎季逸詩

五八

中進士。因此填勘制司。王卽召還。許爲知水陪從。意欲用之。蓋以公雖舊臣。然犯顏觸諱。頗見嚴憚。故王忤旨逐之。而用其子。奈惟匡爲政不久。勲業未完。惜哉。其後武公道復得召用。居職如故。而公優遊梓里。竟無意於當世。嘗有范蠡遊五湖賦。及澤鄉風景。農家考績異聞等作。並用國音。人多傳誦。其詩賦頗多。世稱中興以前詠橋侯。中興以來唐川子。蓋國音文體。得之清高。有扶董傑狀元撰武宰相致仕賀帳有曰。相公之姪有唐川侯者。胸中之學識。吞天祿而吸石渠。蓋亦言其學問博洽也。公雖去國。而朝野皆重其名。凜然起敬。辰有山南處憲副。在憲司日。有武職一員。以苛濫被訴。論失兵民。其後奉侍內閣。那憲副與焉。見捧劍侍立內殿。乃往日被論武職者。憲副卽直前跪對曰。臣等曩見武惟斷尙書。以事忤旨罷歸。至今不見召用。而武職某員。由該管苛濫。臣等已論失其兵民。今復居職如故。小臣不敢不彈劾。以嚴國典。辰侍臣無不相顧駭愕。王上疑憲副與公黨。爲公遊說。命參察之。始知本與公無干。卽傳旨云。憲副是小臣。何得越職言事。今姑原之。嗣後不得如此。憲副奉命而還。蓋公以正氣被屈。故有忠憤者。亦爲不平。其祭文乃公生辰所自作。如曰。致君於堯舜。唐虞自用。以臯夔稷契。素蘊胸中。平治亦大設施。至玄機裡。盈虛最難宣泄。其盈虛付之玄機。而不流於怨。亦得古人忠厚之意。壽六十四。贈侍郎公三世登科。爲武族之始云。

(未完)

## 文苑 黎季逸詩

黎季君臣。國亡家破。求援于清。爲清將福康安所驅。雍髮易服。墜狡計中。北徙燕京。十有餘載。或則爲權貴所嚇。或則爲宵小所辱。

●●●●●●●●●●

或安插於絕域。或發配於窮邊。顛沛流離。零丁孤苦。見之者莫不爲之酸鼻。而諸臣始終。節不爲利回。不爲禍怵。清人雖狡。亦不敢輕之。至有富家慕而嫁之以女者。可見忠義之足以感人如此。而我國歷史上亦爲之放一大光彩矣。茲錄其逸詩如下。

狂者識



黎出帝賜從亡諸臣詩二首

故都迢遞信音杳。一賦旄丘百感招。霜雪那堪非故國。風波誰與共今朝。不須對泣增惆悵。且賦登樓慰寂寥。早識翻雲多不測。可將蹤跡混漁樵。

一腔心事有誰知。鬱氣空懷喚斗箕。身世嘆如潮蕩漾。行藏笑似柳離披。勸君且洒新亭淚。待我還吟中露詩。此去好憑三尺劍。肯教伍氏獨鞭屍。

奉和元韻

鄭憲

漢室當興已可知。何須狂遜作商箕。不驚朔土塵埃染。惟望南天雲霧披。報國有心曾運甓。對

●辰談國內之部

▲新全權大憲麥林大人抵蒞

九月二十一日。新全權大憲麥林大人抵河內。就任河內市民歡迎極爲隆重。大人爲法國著名政治家。曾歷仁南非州及各屬地。全權重任。政績卓著。現蒙法國政府舉充本國全權。以繼沙露龍。諸

時無興。懶吟詩。老天早早從人願。一舞龍泉斷虜屍。

到涿州遇子黎允倬偶成

黎倬

十五春秋雁信稀。無端到涿遇豚兒。纔聞疑是人欺。我及見驚呼。汝是誰旅次。通宵言若夢。家情逐事聽如癡。侵晨分手匆忙去。父子情深不自持。

納涼於萬壽寺禪院幸遇隨來舊家人

人前

一紀風霜萬里身。偶遊梵宇遇鄉親。擡頭覷面疑行客。側耳聞聲審舊人。犬尾頻搖誠戀主。馬頭或問托言賓。酒闌茶歇東西去。頃刻難明是幻真。



前全權大憲。憲行開放的政策。我民進化前途。寔有厚望焉。茲試就九月十四日大人在順京朝見之頃。對 皇上陳述就任的意見。足以窺其抱負云。其詞云。敬奏皇上。予得法國政府委以監理東法之權。故予甚欣慰到此。一以宣傳法國監國殿下得皇上由法回來的平安喜信。歡喜之意。一爲屬地尙書沙露大人。宣傳慰勸的記念語。大人雖身與南國隔遠。然此心未嘗不拳拳顧及南國事。最後予亦表予感謝之意。予自抵貴國之後。屢受隆重的迎接。又見 皇上的百姓。均得安居樂業。深引爲喜賀。皇上臨御以來。南國藉 陛下聖德及聰敏的顧問官。卽住京欽使官其人者。因得享有太平盛治。予亦欲願爲竭力。使彼盛治可以永久無窮。予欲將予平日曾統理各地的主義而施行之。此主義卽我法國的世界政策也。此政策屬地尙書大臣久已演解甚詳。不特使在法國權下的各國可以安居樂業。而又有遠大的希望者。卽欲引導各民族使達到進化的地位。此政策又有一特色。卽不急遽將此文明易彼文明。便稱進步。而要尊重自己所保護的各民族的風俗禮教歷史。又將自己的平日經歷的結果。將各博學家的方法。及屬於現代新科學各技師所發明的事。既換改人生及各民族的生活之事。而傳教之。如此則凡各所保護之民族。既得享文明的恩惠。而又能保存古來祖宗所遺傳之社會及家庭的制度。敬奏皇上。此種政策可以施行之處。無有何地可比及貴國者。予敢自信云。予之施行此政策。對於皇上的聖德愛民的心。及識時務的見地。寔深有賴之。循此以往。予知貴邦賴有保護政府一切事業自增榮耀。而亦可適合貴邦祖宗的功業。朝廷的德澤人民的素性云云。



# ●孟子學說

楚狂

物質文明發達的現代。歐洲大戰與之以當頭一棒。大則亡人之國。喪人之家。小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淒涼悲慘。萬象悉呈。憔悴瘡痍。百年難復。一時識者大有厭此時勢欲返而求之於精神的趨嚮。故研究亞洲之漢學者不乏其人。日本現遞信大臣犬養毅氏頃者在東京演說。亦認現時代爲亞洲文化復興之動機。與世人以多大之注意。蓋亦本此見地而發之於言論也。亞洲文化之精神不外於道德仁義。此種理說。孔孟已論之甚詳。而孟子生當戰國之時。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孟子諄諄以道德仁義爲言。辭而闢之廓如也。其高談雄辯。截鉄斬釘。及今讀之。猶凜凜有生氣。當此世風澆薄。道義淪喪。安得有孟子其人起而闢之。以扶世教。正人心。其所補益誠非淺鮮也。余因有感。因述其學說。

通讀孟子七篇。見其一生抱負。在於以王道爲平治天下之本。王道者何。卽仁義是也。故以梁惠王一篇居首。而次之以公孫丑。論此王道的根本。次之以滕文公。說明性善。一方面說王道的寔際。如井田學校等事。一方面激駁邪說。離婁以下。始述義理。性命的各問題。最後復歷敘羣聖以明王道聖學的淵源。其自任之重。慨世之深。有如此。要之孟子乃本聖學而明王道。故述其學說。可由此兩方面而確論之云。

(一) 倫理說——孟子論聖學之第一綱領者爲性善說。謂人性本善。其惡者乃因陷溺於外誘耳。雖人性善惡。古代各經典未曾明言。然尙書皋陶謨有云。天敘天秩。此語亦有細認性善之意。詩大雅蒸民章有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指此句爲知道之言。統合上二句而觀之。其爲性善者明矣。戰國之時。諸子百家之說並起。互以思想相競爭。以道德爲人爲。以人性爲矯



揉。此等見解。如風起潮湧。不可遏抑。子思有憂之。乃作中庸。對於絕對無上之天。求其天性之本源。孟子蓋繼承子思的學統。就心理的及哲學的而並論之也。

〔甲〕心理的說明——人類與食色同爲有本能之天性。亦同有先天的良知良能。此可稱爲本心或良心。而此良心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屬性。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故亦稱爲四端。擴而充之。便足以保四海。

〔乙〕哲學的說明——人性稟受於天。道德乃天之所賦予也。據此而論。知天人有一貫之真理。而亦可表示道德之尊嚴。故盡心篇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漢董仲舒對策有云。道之大原出於天。蓋本於此也。

〔三〕仁義及五倫——〔甲〕仁義——由四端之說證人性之善。如上所述。然就中孟子之所力說者爲仁義二字。孔子以仁爲至上之善。道德之極致。論語中言仁凡數十條。然其以仁與義並稱者。唯中庸之哀公問政及易之說卦傳而已。至孟子更加之以義字。蓋由道德之發展及展勢之必要。不可無義一字以爲之制裁。況孟子之時。楊墨之徒輩出。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一爲愛他的一爲利己的。雖愛他與利己亦人性中所有之一部份。然純以此爲主旨。則不得其中。故孟子以義字垂教。蓋欲使人知有所準的耳。

〔乙〕五倫——儒教之倫理。乃先本之人情。應社會之組織而起。其最大者爲五倫。亦稱爲五典。五教。陶謨書皋五常誓書泰關於五倫之義。最古之解釋者爲左傳文公十八年之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及

中庸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至孟子更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列舉而詳之。五倫之義於是乎定。君臣之義。即國家的道德。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即家庭的道德。朋友之信。即社會的道德。只此五倫擴而充之。平治天下之道盡在是矣。

〔三〕政治論——孟子主張以王道平治天下。其理說又可分爲二。〔甲〕國家論——孟子以國家由土地人民政事三要素而成。此語寔爲今日國家學之先導。雖所謂政事云者。與今日國家學上之所謂主權頗大同而小異。然可稱爲國家學之真理。至於所謂政事形式及內容如何。只以天命之去就決定主權之存否。而天命去就寔由於人心之向背而定之。如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云者。蓋言人民歸服。即保有主權。人民背叛。則陷於滅亡。故國家之本。寔在於民。苟得人心。即一時雖失土地亦可以勃興。如周之文王是也。反是則雖爲天子之尊。亦不過一獨夫耳。其滅亡可立而待。如桀紂是也。

〔乙〕王霸論——尊爲天子。富有四海。而握有主權者。要得人心之歸服。如上所述。而人心之所歸服。亦不外施之以仁義之政而已。此仁政之見於寔行者。一爲田制之改良。即如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云云者。二爲衣食住之滿足。即如所謂黎民不饑不寒云云者。三爲教育之普及。即如所謂謹庠序之教云云者。應用上一二等條而見之於寔事。便可達到經濟充贍的目的。應用第三條而施之於教育。便可望文化的及道德的之發展。先王之盛治。不難望有再覩之一日。若徒以法治刑罰威服臣民。標榜軍國主義。而以攻伐爲賢。此便是霸道。霸道爲君子之所不取。故曰五霸假之也。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其分別之嚴有如此。

又孟子亦曾說平等及民權等意味。如曰聖人與我同類者。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曰舜何人也有爲亦若是。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豈非明白的說平等主義。然而此之所謂平等者。乃說人格平等。并非說人的才智德行地位皆平等也。



## 孟子學說

## 六四

孟子說政治的哲學。多有尊民權的語。如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曰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與孔子政治的哲學說。有一個根本不同之處。孔子的政治中心學說。是說「政者正也」明白的只要「正己」「正名」「正人」以至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到治。孟子生在孔子後一百多年。受了楊墨兩家影響。故不但尊重個人尊重百姓。又要使百姓享受樂利。故論政治不用孔子的「正」字而用墨子的「利」字。但又不肯公然用利字而替用「仁政」兩字。對當時君主的說好色好貨好田獵好玩。總以爲不妨。但要念及國中有怨女曠夫的有窮人饑寒的有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的痛苦。總而言之。要能善推其所爲。要行仁政。此是孟子政治學說的中心點。若用西方政治的名詞。可說孔子的是「爸爸政策」。孟子的是「媽媽政策」。「爸爸政策要人人有規矩。人人有道德。媽媽政策要人人快活安樂。人人享受幸福。故孟子所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此衣帛食肉的政治。」真是一媽媽的政治。」此爲孔孟不同之處。後人不知如此區別。發揮一百多年間的儒家政治學說的進化。一面說仁民愛民。一面說正心誠意。便是無歷史的觀念。

孟子的政治說又含有樂利主義的意味。此是萬無可諱也。但把義利兩字區別甚嚴。初見梁惠王一開口便駁倒利字。見宋牼亦勸莫用利字勸齊楚兩國停戰。細看此兩章。可見孟子所攻擊的利字。只是自私自利的「利」字。大約當展的君主官吏皆是營利謀利者多。此種爲利主義與利民主義絕相反對。故孟子云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所攻擊的「利」字只是此種